

6年治霾保蓝天 成效几何

透视《中国空气质量改善报告(2013—2018年)》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空气质量改善报告(2013—2018年)》,首次系统总结回顾了我国6年来治霾保蓝天的总体成效和主要措施。

不少人对2013年年初的重霾天气记忆犹新,北京、河北等地遭遇了持续雾霾。当时,多地出现空气质量指数“爆表”,部分监测点位PM2.5小时浓度最大值高达1000微克/立方米。华北、黄淮、华东、华南部等地出现持续20多天的雾霾,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在发布报告时介绍,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式实施,中国打响了史无前例的蓝天保卫战。中国在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点区域明显好转。

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PM10平

均浓度为71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27%;首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42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42%;北京市PM2.5浓度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到51微克/立方米,降幅达43%。

2013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成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开展区域联防联控。2018年,这3个重点区域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比2013年下降了48%、39%和32%;珠三角9个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从2015年起连续4年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北京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从2013年的58天减少到15天。

空气污染与公众健康紧密相关。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日益显现。报告显示,在甘肃兰州,随着近年空气质量改善,全市城乡居民呼吸系统疾病就诊病

例和就医费用逐步下降。

李海生介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来自多方面的努力——2013年以来,我国制修订并实施了多项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涵盖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各个领域,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度;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迅速发展壮大,基本建成了“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国家、省、市、区县4个层级的空气监测站点总数超过5000个;大力推进综合减排,实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污染治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同时,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淘汰老旧车辆,加快油品升级等。

报告称,在最近6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实践中,中国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尽责、公众参与”的中国模式。

北京市一家环境公益组织负责人马军举例说,近年来很多社会组织成为政府聘请的监督员,公众举报也成为推动一些污染企业进行环保整改的力量,全社会形成了蓝天保卫战的合力。

“蓝天保卫战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同时,要看到大气污染防治依然严峻。”李海生说。报告指出,全国尚有六成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仍未达标,北方地区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仍日多发频发。下一步要继续强化源头防治,标本兼治、全民共治,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

联合国环境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说,中国大幅减少空气污染的成果让人赞叹,有很多保卫蓝天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效仿。她呼吁全球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对抗空气污染。

高敬 魏一骏 殷晓圣

云贵川三省共治成效显著 赤水河流域长期保持Ⅱ类水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18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赤水河流域2018年水质总体良好,流域水环境质量长期保持Ⅱ类水。得一江水清,靠上下游共治,赤水河的“好水”源于三省形成的多个流域保护和治理长效机制。

记者从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2018年2月,云贵川三省达成共识,明确以构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为共同目标,建立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加快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据云贵川三省签署的《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按1:5:4的比例,共同出资2亿元设立赤水河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行流域环境保护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

测、统一执法,形成赤水河流域上下游联动大保护格局,共同提升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整体水平。

2018年11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检察院建立了赤水河、乌江流域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机制,开启四省检察机关对“两河”流域齐抓共管先河,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司法保障。

2018年11月,中国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发展协作推进会在贵州省毕节市召开,会上通过了保护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毕节共识》。

云贵川三省统一共识,凝聚合力,形成了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域保护和治理长效机制。此外,近年来,赤水河流域还全面推行河长制、探索自然资源干部离任审计、划定水资源管理红线等措施,有效加强了赤水河的生态保护。

李黔渝



修复生态土鸡肥

近年来,四川通江县把荒荒地整治与特色农业、全域旅游发展相结合,对荒地进行综合治理,探索出一条生态修复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图为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毛浴镇干溪村村民在荒地里喂养土鸡。

通讯员 程聪 摄

长江口,一群志愿者13年来坚持在海滩捡垃圾,不让泡沫塑料入海——“海洋愚公”在行动

废弃的塑料瓶塑料袋、包装泡沫、破旧的皮鞋、绳子、衣服、手套、烟头、橡胶轮胎……海滩边的芦苇丛中,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垃圾遍布。捡去表面一层垃圾,翻一翻下面,赫然又是一层垃圾,令人触目惊心。

这是近日记者跟随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的净滩活动,来到这片泥泞海滩看到的真实情景。浩浩荡荡的黄浦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口。江水中携带的垃圾,一部分被海滩上的芦苇拦截了下来,日积月累,越来越多。2007年以来,仁渡海洋经常组织志愿者来到这里捡垃圾,并发起建立全国海滩垃圾监测网,每年发布海滩垃圾报告,他们被称为现代的“海洋愚公”。

垃圾一旦入海 就再也捡不起来了

45岁的刘永龙,头发花白。作为仁渡海洋的创始人,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策划活动,招募志愿者、租赁车辆、联系垃圾车。令他们感动的是,由于这次活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志愿者们还需要自己出车费,且是周末一大早就出发,但仍然来了满满一车的人。

出生在宁夏同心县的刘永龙,从小对蔚蓝色的大海充满向往。199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国企工作。12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第一次组织净滩活动,从此就再也放不下这件事,甚至不惜辞去国企中层之职,全职投身仁渡海洋的工作,倾尽一己之力推动海洋环保。

“很多人都说我傻,海滩上的垃圾是捡不完的。但面对那么多的垃圾,我们能做什么?真能阻止铺天盖地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应用吗?真能减少漫山遍野的塑料包装吗?”刘永龙说,“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垃圾入海前,把他们捡起来处理掉。垃圾一旦入海,就再也捡不起来了。”

“仁者爱人、渡人自渡”。目前,刘永龙身边已经聚集了十多位志同道合的仁渡小伙伴。截至2018年底,他们仅在上述就累计组织了217场净滩行动,招募了一万多人次的志愿者参与,累计清理海滩垃圾27吨。

“原以为净滩活动,就是到海滩上吹

着海风,捡一捡零星的垃圾那么浪漫、那么简单。没想到捡垃圾那么多,20多人不到一个小时,就捡了300多公斤垃圾。”第一次参加净滩活动的沐慧兰对记者说:“不过,海滩上似乎没有一点变化,一眼望去,还是有那么多的垃圾。我真想呼吁一场全民捡垃圾运动,让每个人都把身边的垃圾捡起来。”

“其实,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发动社会力量,每个人都把身边的垃圾捡起来,垃圾一定能捡得完。”刘永龙介绍说,福建省石狮市祥芝镇的蔡加新老夫妇俩,就是这样一对令人敬佩的“海洋愚公”。

2014年秋天,刘永龙曾利用出差之际绕道前去拜访蔡老伯,看到当地的海滩还是很脏的,沙是黑的,砖石林立。后来,他们发起了志愿者协会,动员社会力量一起到海滩捡垃圾。三年后,海滩已全然不同了,儿时熟悉的白沙滩又回来了。

每一寸海滩 都需要人们的共同守护

保护海洋非一人之力,亦非一个团队之力。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我国有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每一寸海滩都需要人们的共同守护。2014年,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守护海岸线——科研监测项目”。

他们协同全国30多家环保机构,在我国沿海地区展开海滩垃圾监测。通过

设置监测断面、定期定点采样的方法,收集海滩垃圾的类型、数量和质量数据,并进行汇总分析,发布海滩垃圾报告。

据刘永龙介绍,截至目前,“守护海岸线”项目已在全国35座沿海城市建立了55个海滩垃圾监测及清理点。

从历年统计来看,海滩上数量最多的垃圾是泡沫塑料类垃圾,尤其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垃圾,占全部垃圾的一半以上。这些塑料垃圾,在海洋、海滩环境中容易破裂为碎片或颗粒状,清理难度大。

根据数量排名的主要垃圾类别来分析:餐饮、快速消费品及以泡沫塑料为主的包装行业,近几年快速发展,垃圾清理及管理体系不完善,对我国海滩垃圾的形成造成了直接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海洋垃圾污染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之一。专家们认为,海洋垃圾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系统。海洋垃圾易被海洋生物吞食,损害内脏、阻塞肠道,甚至导致动物窒息死亡。科学家已在多种海洋生物(如海鸟、海鱼、海龟等)的内脏中发现了塑料垃圾。部分海鸟、海鱼还喜欢特定颜色和形状的塑料颗粒,经常误食;有的海洋垃圾如破旧渔网等,则很容易缠住大型海洋哺乳动物,造成“幽灵捕捞”,并对海底珊瑚等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致命威胁。

第二,加快海洋物种迁移,导致攻击性外来物种传播。漂浮的垃圾是最常见的“海上搬运工”,已成为许多海洋生物种远距离迁移的载体,导致生物被货运的机会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时也为外来物种的入侵提供了路径。已有的研究表明,很多动物把海洋垃圾当作“移动的家”,尤其是鳕鱼、藤壶、多毛虫、水螅虫等软体动物。有记录的以垃圾为载体迁移的海洋生物,已高达387个类群(包括微生物、海藻及无脊椎动物)。

第三,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已有的研究表明,海洋垃圾特别是微塑料,被海鱼、海鸟、海龟等海洋生物误食后,可以从吸收化学物质,从而进入食物链;塑料降解释放的潜在有毒化学物质(如多氯联苯)进入海水后,也可以进入海洋生物体内,转移到流体或组织中,增加了通过食物链传播的可能性。目前,多

氯联苯已在海洋生物内脏及组织中,越来越多地被检测出。

我们都是地球“岛民” 不能让海洋成为垃圾场

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一个以海洋垃圾为主题的《塑料纪:信天翁的挽歌》艺术暨科普展,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仁渡海洋志愿者在海滩拾到的一些垃圾,也出现在展览现场。

展览中,还拟人化地展示了太平洋中途岛的信天翁“写给人类的一封信”。原来,人类制造的大量海洋塑料垃圾,正给信天翁家族带来一场深重灾难。由于没有分辨塑料和食物的能力,信天翁的爸爸妈妈们每天出海觅食,含辛茹苦抚育后代,却常常给小宝宝们觅来塑料垃圾,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因误食塑料慢慢地痛苦死去。

2015年,中途岛上这悲惨的一幕,被美国摄影家克里斯·乔登拍摄了下来。一只只夭折的小信天翁肚子里,塞满了瓶盖、打火机、儿童玩具、梳子、牙刷……一张张触目惊心的《中途岛》照片,震惊了世界,也深深震撼了上海青年艺术家袁隆。他深感作为一个艺术家,有责任用艺术的方式呼吁社会关注海洋环保。

在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科技馆、阿拉善SEE华东中心等机构支持下,袁隆邀请了包括克里斯·乔登、马良、鲁丹、陈无畏、高海和蔡星光等6位中外艺术家,共同发起了《塑料纪:信天翁的挽歌》艺术暨科普展。

为期两个月的展览将通过摄影、绘画、装置、影像、文献、互动、活动等多种形式,向公众展示当前海洋污染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升大众环保意识,号召全社会改变塑料制品的过度消费,改变用完即丢的生活方式,从源头节制塑料制品对海洋生态乃至人类自身的侵害。

展览现场还设立了“减塑宣言墙”“垃圾分类墙”“减塑造句花园”等互动区域,许多观众积极留言。一位观众留言说:“一直以来,人类习惯以陆地为中心看海洋。但如果以海洋为中心看陆地,就会发现地球上所有陆地都是海洋里的岛,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岛民。换个角度看地球,就会发现我们脚踩的大地如此有限,如此脆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珍爱地球、保护海洋?” 张建松 李海伟 丁汀

森林覆盖率15年翻一番——绿染西藏



达东村位于西藏拉萨河谷南岸,千百年来,冷峻的石山上只有盛夏才能见到灌木和浅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青藏高原也湿润起来,尤其是近10年来西藏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达东村变了。

“往年这个时候,大风吹来的是砂石和泥土。这几年沙尘少多了。你看,昨晚刮进院的,都是些桃花和刚长出的榆钱,没砂石。”69岁的村民次仁旺堆指着墙角的堆积物说。

早些年一开春,地处河谷地带的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等地,一年风沙天气达两三个月。达东村也一样,常被风沙刮得睁不开眼,如今却是桃红柳绿,溪流潺潺。这归功于西藏自治区坚持不懈推进的国土绿化工程。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政府的动员下,达东村村民开始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榆树和柳树。后来,政府又免费供树苗,植树造林逐步扩展到道路两边、农田沟渠和常年裸露的拉萨河滩。

就在前不久,市里给达东村送来了5卡车的柳树、桃树等苗木,村里的老小都纷纷去东面的河谷植树。

30多年前,次仁旺堆承包下3亩荒地,如今已长出500多棵柳树和榆树,棵棵都有一抱粗。“树多了,村子环境好了,拉萨人一到周末都喜欢来。”这片林子两年前已流转给一家旅游公司搞生态休闲旅游。借这东风,次仁旺堆将家里废弃不用的6间土坯房也改造成农家乐民宿,去年收入6000元。

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西藏累计投入107亿元用于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全区森林覆盖率达2003年的5.93%提高到2018年的12.14%。

“新世纪以来通过分析西藏的卫星影像图,我们发现西藏绿化面积持续增加。”正在日喀则市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高级工程师晋良高介绍,“绿化让生态持续变好。”

“守护好雪域高原这片净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齐扎拉介绍,自治区将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深入实施“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深化生态示范创建,同时加大生态领域投入力度,确保资金投入增幅在20%以上。

邓建胜